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张峥 边雪  
扬州报道

# 一段江河交汇的“流量渡口” 成就瓜洲“千年诗渡”美名



瓜洲运河入江口。 龚万选 摄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张祜漫游江南，夜宿镇江渡口，遥望瓜洲，写下凄美浪漫的诗句——“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瓜洲，一个江河交汇的渡口，也长久地活在中国的诗词当中。它吞吐过漫长岁月里的汤汤流水，目送过运河上帆樯如织、千帆竞发的身影，也历数过无数诗人内心的细微悸动。

古往今来，南来北往的过客，途经瓜洲这个运河重镇，俯仰天地，留下了传颂至今的诗句，其中不乏李白、白居易、王安石、张若虚、刘禹锡、苏东坡、陆游、杨万里这样的中国文学史一线大诗人，他们无形中合力完成了千年古渡的诗意书写。瓜洲古渡也因此享有“千年诗渡”的美名。

2023年夏季，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潘宝明教授的引导下，来到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点之一——瓜洲运河岸边。眼前一湾碧水波澜不惊，一派静谧。如今的瓜洲运河入江口区域，已建成一个大型公园——瓜洲古渡公园。

## 现场探访瓜洲古渡 交通功能已被替代，成为世遗景点

记者在瓜洲古渡公园看到，园内树林葱郁，历史遗迹分布其间。明代冯梦龙在小说《三言二拍》中书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情节就设定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就是瓜洲古渡口所在地，如今公园里还有杜十娘的雕像。

岁月轮转，沧海桑田。由于大运河输入江口的调整，如今瓜洲运河的交通功能已被上个世纪修建的扬州京杭运河所替代，这段古运河、古渡口已经转型——以文化遗产的方式发挥其历史人文景观的游览功能。

2014年6月，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从三汉河至瓜洲古渡入江的伊娄运河（也叫瓜洲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点的一部分。目前，国家正重点推进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瓜洲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的时代，新的旅程，瓜洲也正掀开新的篇章。据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杰介绍，今天的瓜洲拥有整个长江中下游保存最完好的滨江生态湿地，正在布局千年古渡数字文化体验馆，规划鉴真东渡·东亚文化之都展示馆。瓜洲还将以现代科技手段和展陈方式再现“江楼阅武”“漕舰乘风”等胜景，展现千年古渡江运交汇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 京口瓜洲一水间 联通两条“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

提到瓜洲，人们最熟悉的



瓜洲古渡渡口标识。张杰 摄



扬州大学潘宝明教授在瓜洲古渡公园内接受记者采访。张杰 摄

莫过于北宋宰相、大诗人王安石笔下的“思乡曲”《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不光为华夏诗歌史留下一首经典诗作，还为中国人文历史地理留下一个佐证：北宋年间，瓜洲与京口来往非常便利，只有“一水间”。

瓜洲古渡位于长江北岸，南距扬州15公里，与镇江市隔江相望。据资料显示，瓜洲原为长江中泥沙堆积的瓜状形沙碛，最早形成是在汉代。晋朝时成为四面环水的沙洲，渐渐形成渔村、城镇。由于泥沙沉积日益严重，到唐代中期时，瓜洲已经与长江北岸的扬子津相连，成为一个渡口。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冬，润州刺史齐浣主持开凿了贯通瓜洲的伊娄运河，使江南漕船渡江的距离从30公里缩短到10公里，大运河入江口也因此再次向南推移至瓜洲渡口，瓜洲与仪征成为运河的两大通江口岸。

伊娄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江南漕船过江的距离，也方便船只在瓜洲休整补给，瓜洲从此进入空前繁盛时期。瓜洲成为沟通长江南北的重要渡口，乃至历代漕运（南方粮食北运京城）与盐运（海盐西运内陆）的要冲、关节之地。

作为京杭大运河与长江这两条中国古代水上“高速公路”的黄金十字路口，每年过往船只数量高达上百万艘，所经过的各地商旅更是不计其数。《嘉庆瓜洲志》中形容瓜洲“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

也。且每岁漕船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徙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瓜洲迅速发展为江边巨镇。

瓜洲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江防要塞”，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举足轻重，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比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国都曾在此摆开过战场。鸦片战争时，英军炮舰入侵长江，扬州与镇江两岸军民联手还击，保卫瓜洲这一交通枢纽，为抵抗外来侵略和反抗民族压迫谱写过壮丽的篇章。

## 春江潮水连海平 瓜洲，一个书写在大地上的诗剧本

齐浣主持开挖伊娄河，成为历史上的一桩佳话，被大诗人李白以诗的方式歌颂。在《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他用“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吴关倚此固，天险自兹设”的诗句，热情赞颂了齐浣开凿伊娄河的壮举。

如果说，李白的诗里有盛唐的豪情和气象，那么中唐诗人白居易对瓜洲的感觉就是另外一番滋味，在他的《长相思》中可见一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说到唐诗，怎能不提“诗中之诗”“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潘宝明教授介绍，张若虚是扬州人，而且他在这

首诗中描绘的就是以瓜洲为中心的长江景观。

在瓜洲古渡公园里，运河之侧的一块大石头上，刻印有苏东坡的诗《往年宿瓜步梦中得小诗录示民师》：“吴塞蒹葭空碧海，隋宫杨柳尽金堤。春风自恨无情水，吹得东流竟日西。”

苏东坡一生漂泊江湖，多次在运河上行舟，很多佳作都是在运河上完成。苏东坡晚年也在扬州做过一任知州，扬州人喜欢把苏东坡路过扬州的次数，作为他在运河上旅行的次数。一代文豪苏东坡其实也是一位“运河人”，他的一生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有学者考证，苏东坡曾经19次路过大运河。他还在大运河沿岸的杭州、扬州、徐州当过知州，在湖州在任期间，他被捕回京，当时他走的是江南运河—汴河路线回到开封，迎接他的是糟糕的命运一击。

苏东坡当时想到了什么？他会想起多年前，自己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从眉山，沿着古蜀道前往汴京，寻求人生志业和使命完成之道。当父亲苏洵去世后，他和弟弟送父归葬，先沿大运河向东南到长江，再从长江溯江而上。他当时的心情，大运河曾经见证过，有痛苦，也一定有不灭的光。

历史上的瓜洲肯定不只有岁月静好。南宋时期，地处交通要道的瓜洲一带，遭到的战争破坏十分严重。明末清初将领郑成功与清军战斗时也经由瓜洲反攻，他写的檄文性质的《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表达了必胜的决心：“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诗人陆游在《书愤》一诗中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诗句，表达了诗人收复故土而不得的忧愤心情。

站在古渡旁，四下寂静，古运河的水静静流淌着，仿佛诉说着它非凡的往昔。地理意义上的长河和时间意义上的长河，都是寂静的。俱往矣，快乐或者悲愤，都已经随着历史远去。唯有瓜洲，伫立在千古流芳的诗歌里。